# 西堂集 五

神道碑銘

廿十四

西堂先生集神道碑銘卷之二目錄

吏曹判書贈領議政李公神道碑銘

領議政晩靜徐公神道碑銘

右議政東山尹公神道碑銘

大司憲李公神道碑銘

慶尚左道節度使閔公神道碑銘

自然經室藏

西堂先生集神道碑銘卷之二

吏曹判書贈領議政李公神道碑銘

公諱肇字子始我宣陵第三子懿別封完原君四傳而至諱瑱親盡始仕爲同福縣監擢文科未幾卒贈吏曹判書公之高祖也曾祖諱尚質弘文館校理選湖堂卒贈副提學祖諱藎歷踐清要既陞秩扼于黨人遂以僉樞卒贈吏曹參判考諱漢翼成均進士贈吏曹判書三世推恩皆以公貴妣貞夫人宜寧南氏縣令贈領議政一星女公幼有器度凝重寡言喜怒不色形嘗讀書杏樹下杏熟多落于前輒以手推去

自然經室藏

乳媪拾而進亦不顧讀書自若觀者異之年十三而
遭判書公喪翌年叅判公又沒守廬秉禮不殊老成
泛仲父副正公學內慧而外若愚副正公喜曰其愚
固不愚而他日大吾門者必是子也又從內舅藥泉
南相公受業南公每言此兒後當到吾位謝絶交遊
唯經史是究是研乃至忘寢與食丙子擢庭試文科
遞隷槐院爲正字薦拜藝文館檢閲陞待教移侍講
院說書陞兵曹佐郎司諫院正言移司書復還正言
疏論禮曹判書金鎮龜壞弄賢閥用意縱恣兵曹叅
議金鎮圭詈罵臺閣不顧公議之罪又言近日慶臺

閣者依阿左右顧瞻前後不敢伸已見而立正論其流弊甚大又言魯承經年過七十不宜法外加刑又言二三年以敢為激揚之論皆為積謗所中甚損國體縷〻殆萬餘言批旨頗嚴斥為一偏之論公不安在朝出為京畿都事俄內遷弘文館修撰乞養為楊根縣監飢饉癘疫之餘民間逋欠甚多公悉焚其文書據實陳疏曰薛公以小邑之富猶許馮驩之焚券堂〻大朝追計飢民口吻中物一〻責償於積年之後豈非可著仍請一倠蕩滌節官用抒民力吏不至村閭民罕入縣門一境晏如政以大和及逾民鑄鐵

為碑以寓去思內移修撰公既重忤權貴不樂仕宦
遂卜居仁川治農圃為終老計差接慰官以母夫人
病不赴被臺劾就理既出復差復不赴出補江原都
事連拜修撰校理時儒臣多以言事被斥館直久曠
上命亟行堂錄公曰辭疏言朝逐一人暮逐一人經
幄重地無人克得又欲別選他人若此不已雖今日
一錄明日又一錄猶不足於充茲任矣今之台臣不
置者豈欲使之備員充直而已區區迷滯之見若又
妄發則將與諸臣同逐緘默不言又非所以置官任
職之意唯此一款有不可冒昧承命疏入特遞除北

評事大臣言公有老母許遣遡知製教差江華試才
御史既復命出監庇仁縣內遷司諫院獻納疏請湖
西大同折半停捧三倉所儲傾庫分給兼西學教授
除吏曹正郎兼司書校書館校理漢學教授以副校
理乞縣拜金城縣令其治如楊民之悅之亦如楊拜
司諫以救崔啓翁遭嚴旨遠牌罷自是連擬三司皆
靳黜出守瑞山郡盡心賑政民以賴活以校理召還
累遷舍人應教輔德遡湖堂應製居魁特賜貂帽鹿
皮胡桃等物庚寅上特命削黜藥院三提舉公与玉
堂諸僚劉敉爲李邦彥所軋七人并罷久之拜應教

自然經室藏

兼南學教授遷執義擢拜同副承旨遞拜兵曹叅知
出為江原道觀察使翌年累疏遞拜大司諫母夫人
嘗自砥平移寓原州以踰越定制遭臺劾罷叙拜禮
曹叅議副提學求外出牧楊州丁母夫人憂服闋拜
兵曹叅議延安府使歲大歉減廩辦賑濟活甚衆賜
表裡以褒仍遞復拜禮曹叅議端懿嬪之喪長亞堂
俱缺公獨當曹事禮無可據遂略倣昭顯喪斟酌以
行情禮無憾復拜江原道觀察使數月用薦擢拜平
安道觀察使嚴以董治寛以撫字吏畏民懷治化流
聞曰事罷叙拜京畿觀察使庚子　肅廟昇遐差告

訃副使拜工曹叅判既復命特加嘉義賜田民累拜
都承旨禮户刑三曹叅判都揔府副揔管宗廟提調
備局堂上叅修　肅廟實錄執義趙聖復疏請世弟
叅決國政　景廟即允其請公聞崔公錫恒半夜求
對亟馳赴同辭力請始反前命俄宣備忘俾遵初批
於是時原任四相陳劄請用丁酉節目右相趙公叅
耆自郊舁疾到闕下公與叅三宰相會之就近御所
由宣仁門入求對洪啓迪在政院力沮不肯啓稟相
持半日會有命召入遂相牽溺泣諫得請而後退臺
臣李重協魚有龍發啓擬北門事搆罪甚惜上既行

自然經室藏

大黜陟特拜公刑曹判書移大司憲禮曹判書兼觀
象監承文院提調知義禁同成均時有逆宦妖婢之
獄宮人有未囚而往死纔囚而即斃者宦亦不服而
斃其就誅者一人由是疏構迭起公固辭金吾而竟
不許拜吏曹判書兼知經筵繕工監提調徐公命均
為公內弟忤當路見擯公舉擬騎省臺臣鄭雲柱申
瑚誨等斥公行私公累辭不出見差遠接使既還賛
禮盟祭陞正憲諫臣趙鎮禧襲鄭申餘論竟啓遞公
職俄拜兵曹判書兼藝文館提學知春秋館事世弟
左賓客量才授職世誦其公移拜吏曹判書兼都摠

府都揔管金公東爾疏劾一鏡佐貳之官欲斥補外
邑公持不可佐貳必欲行已見公撤政陳疏請議咸
韙之初仕既廣下多積滯公請稍加變通諸寢郎各
一窠陞為奉事直長而該司叅下盡作簿令自此仕
路無壅又移兵曹判書兼內醫院宗簿寺司譯院提
調甲辰又移吏曹判書大妃殿患候平復以勞陞崇
政再入金甌之卜　景廟昇遐言者復提窟獄閔樣
迭起公出郊辭職上召見公慰諭而不許既退連陳
三疏始得遞臺啓壬寅請對諸臣論以遠竄命削黜
憲臣朴致遠李倚天又啓請窟獄按治諸禁堂拿鞫

自然經室藏

并不允未幾三司請對請極邊遠竄始許之公配嶺
南之密陽府丙午正月五日告終於鵬舍享年六十
一訃聞特宣惻怛之教命給職牒朴致遠魚有龍以
承宣爭以爲不可只命放送四月權窆于坡州馬塲
里完原君墓右負寅之原丁未曰吳相國命恒所陳
特贈領議政命禮官別致吊祭公儀度豐偉冕量宏
深宅心純實不餙邊幅凡人之臧否事之是非始若
無所辨別及其當官臨事措顧皆了裁決措置鑿鑿
中理雖鞞敏給者有所不及也嘗慟早失所怙其事
母夫人殫誠竭力務以慰悅其心取事文類服解釋

以告雖儕友間所聞見亦必陳說於前以資母夫人
鮮瀕衣服佩飾盡歸藥肆以為藥餌之價及其居憂
號躃隕絕哀動傍人寒暑不脫衰麻朝夕不廢奠哭
性喜酒嘗泛人家飲而歸餘醺未醒母夫人見而無
一言只淚泣而已自是遂蹂盃酌長妹尹夫人之女
自幼為母夫人所育及母夫人沒公辦奩具嫁之買
宅割俸愛育無異腹出平生未嘗閑心於生產先業
之外無尺寸之長家人以所居湫隘欲營數椽屋公
呵而禁之盡散所鳩財俾不得興造又有弱冠時所
御馬鞍褥汚已甚人皆勸改而不許至陞緋親友遺

自然經室藏

以青障鞍乃受之其他几案硯匣之類多是少日所
用不以位高而有所改其樸素天性然也為文以暢
達為主絶無艱辛之態官務稍閒不廢讀書所著詩
文若干卷藏于家夫人達城徐氏學生宗胤女判中
樞府事消之五世孫賦性純和治家務寛容上下歸
其德及公殁毁不欲全羸悴日甚至壬子八月十二
日竟不起葬祔公墓無子取堂侄鼎燮為後娶叅判
金始煐女生男女男在寛娶府使鄭錫耆女〻未行
女適叅議趙趾彬生二男二女男榮謹榮慎女幼德壽
與公少同里閈公既貴而始登第不及與公周旋於

言議之地然每見公和平寛厚雖當黨議横潰之世不為廉劌刻迫之論固已服其雅量而况公察於衆怒不以余為不肖而推轂於銓地則亦不可不謂之受公知矣今鼎燮以公墓銘見托俛仰今昔悲世運之日窀悼九原之難作執筆漣如既序而銘曰

成支十四其一安原安原之後多賢子孫其表著者家州道村上舍後出如玉之温蘊而不施歸裕後昆公承厥緒克昌其門岳鎮淵凝有確其守世醉功名信〻其閩播糠眯目窖坑競蹂公惟惔〻塼心職務運有平陂一節彌固于内于外綽有成效再揔中權

自然經室藏

三提銓衡私黜公恢仕路爲清人望入相若旱徯雨
竟死南荒誰執其咎馬塲之原谷深土厚典刑日遠
朝野均慕刻銘斯石其傳永久

領議政徐公神道碑銘

肅廟乙酉冬輔臣位缺命歷卜在廷臣三卜而皆不
當上意上不豫而罷未幾特旨拜晩靜徐公爲右議
政公陳疏力辭上諭以手札曰卿之清操謙德博識
雅量夙負公輔之望特命爰立非予一人私意繼遣
承旨敦勉不置公感激膺命其最初陳戒在於憂勤
警省無所間斷次言節損之道宜自宮掖始陞左議

政兼世子傅臺臣言李東彥父死而使官隷督舍上
命鞫東彥正法公劄言國家用法如秤不可毫髮過
差假使薄親喪有浮於督舍何以加其法持律蔽罪
有司存焉不宜輕加勘斷始林溥者疏論辛巳治獄
之失公与崔公錫鼎按其事竄溥海島至是曰李潛
疏獄復起溥杖斃公始胥命金吾仍出任江郊翌年
赴台面陳水災之慘請加意恤民務軫節省之道上
嘗猝下嚴教削黜内局三提調公疏言臣子而緩視
君父之疾此豈近於人情天理願平心徐察以得其
情上旋悟即收前命又言民役唯身布為重請限年

自然經室藏

蕩滅其宿逋兩南災邑亦量減其大同米從之清人
咨報海寇之警國內鼎沸公泛容奏曰此賊以舟楫
為命必不敢深入內地唯宜靜以鎮之令各軍門加
造兵冕分遣巡撫使西南方審察閑防辛卯進拜領
議政曰辭疏備論宮差撓民宮屯貽弊請嚴法革罷
又言王子諸嬪第宅過盛有違舊制願以侈汰為戒
躬率以儉約則自然惠澤及民而聖德彌光上動聽
命太僕屯田之移屬宮家者并還給本寺渭原民逸
出境外潛我清人遂有鳳城會查清差曰是假道敵
窺北邊公指揮動合機宜而異論倡生靡有底定卒

乃如公所料上令廟堂講矯隣族之弊公以户布口錢皆有掣肘請查不緊名色汰補闕額以紓目前之急定其節目奏而行之時因李健命疏科獄大起持平李世德論事遠竄公陳疏言讞獄殊偏衆口喧然臺疏固宜奚可遽罷黨健命者迭起斥公俾不安厥位李相濡以上即位久既請稱慶陳賀又請上徽號公乃上劄曰見今時勢艱棘不宜有豫大之舉且觀司馬光勸其君勿受尊號忠愛篤至可為師則臣既以是存之於心省顧初見不敢變改上曰事咎責藥院頗嚴公疏解提調出郊辭職上連遣史官承旨勉

自然經室藏

諭又特宣別諭深示悔意復授內局之任有申球者
疏構尹羲材謂嘗誣毀孝廟左相金昌集請毀其遺
集板仍勿捧伸救疏公劄斥其失以為球之不罪而
禁人之有言此豈聖世舉措公凡八拜相飭身清慎
持論公平崇奬名節存心倫約前後一以是終由是
政不煩撓民以奠安已亥感疾猝重王世子遣御醫
視疾賜內劄二月二十一日告終于第享年六十八
訃聞輟朝三日有司具儀物以四月十七日葬于長
湍治西都羅山負丑之原從先垂也啓靷之夕都民
相率而送於野者以千數返虞日亦然古所未有也

公生八朔而能步其敖宕頗踰度稍長遽自扠歛嗜書如芻豢癸丑以經義居首遂有違式主試者并拔初場已中卷曰是豈可屈置人下至乙卯果魁生員并中進士用薦除光陵叅奉不就庚申擢別試文科遂隸槐院為權知副正字差實錄廳郎薦授藝文館檢閱轉待教奉教遂南床除弘文館正字賜假湖堂固辭終不應製歷著作博士既陞品在玉堂則倦換校理應教副提學兩司則獻納司諫大司諫持平執義大司憲政院則同副右副承旨六曹則工曹叅判判書刑曹叅議判書兵曹叅知叅判禮曹叅議叅判

自然經室藏

判書户曹叅判判書吏曹佐郎叅議叅判判書該司
則判決事判尹右尹館職則大司成同成均知成均
文任則堂上知製教承文副提調藝文提學弘文提
學兩館大提學樞府則知中樞判中樞政府則右叅
贊左叅贊兼帶則漢學東西南三學教授校書校理
同經筵知經筵同義禁知義禁判義禁右賓客知春
秋籌司槐院堂上都摠管提調則内資寺觀象監宗
廟署校書館繕工監濟用監尾署氷庫都提調則内
醫院司譯院御營廳軍門則扈衛大將奉使則北路
掌試冬至正使董事則莊陵都監堂上撰輯廳堂上

改修端宗實錄堂上唯户判力辭終不就外則金化
金城縣令利川鐵原府使晉州牧使北評事開城府
留守而金化晉州北評事皆未赴而遞此公所歷也
其在玉堂戚臣金益勲嘗起誣獄公論其罪竄未久
不宜見原并論大臣不能匡正韓公恭東為執義曰
極論益勲罪遭削黜公又劄爭嚴批不納嘗疏論時
弊九条且請甄用言事諫官朴恭輔等又書進太祖
朝王子諸君本科外不加賜田結故事附論宮庄之
弊曰山澤魚塩之利有國所資今乃太半不藉於公
家無補軍國之需無資生民之業天下豈有是理清

自然經室藏

人因事罰金朝議將遣使陳辨而上价屬於宗班公
疏請以大臣差遣曰邉禁不嚴辱歸上躬舉朝官位
安保如舊況其奉使之役未聞有奮身而先應者草
澤忠義之士必有扼腕不平於斯者同僚有應旨陳
疏以外戚女謁為戒上震怒招詰事狀終乃削黜公
率諸僚求對力爭上愈怒聲色俱厲亟命退公曰與
其得罪於後世之公議寧被重譴於今日不得請則
不敢退嘗曰晝講言人氣和則時氣和近日朝象乖
和宜思寅畏導率又曰宮中用度務從節損而王世
子嘉禮時尤加省約此不但有光儉德亦有益於養

福之道曰虹變上劄論君德極言務實之功其要在
治心端本又請罷宮庄寢三南簽丁自內間至諸司
支用隨事節縮盡歸賑資外邑守宰勿拘年限惟廉
謹是擇而向来情犯較輕有才望者廣加甄叙以恢
用人之方優批施行原劄命留中其在臺職以親病
陳情乞解且言臺閣多不實遞請飭政曹勿以科目
為拘精擇公清勁正之士上既優答且教曰爾之情
理予用惻然當畀一縣以伸至情異數也宋尤齋請
追上太祖尊號正言朴恭維將疏論而中止衆囂欲
擊議多岐不能合金右相錫胄遞白一日而逐三臣

公疏請還寢曰是遞職朴玄石以吏判進袖劄論宗
戚抗上怒未解而南頎相九萬呂右相聖齊求對益
多觸忤上遂震怒并竄兩大臣而遞朴公職公發啓
請收還承嚴批待禽金吾疏入即遞兩司請竄南公
九萬桃公尚運罷尹公趾完職公引避直其誣曰南
九萬誠有當事錯誤之失求其本心斷〻為國家深
憂過慮而已追究其罪其果出於義理之公乎尹趾
完當初執為罪目者既歸失實而猶論之不已必欲
成罪今日臺閣可謂唯意所欲矣時論大咈諫院遂
請罷在講筵嘗曰晝講言今春都民糶穀既令退捧

又令減半又許代錢誠大惠也然都民方在飢困二斗米折百錢猶難辦請改以三斗此公處三司論事之大致也公額方而耳聳髯長過腹每低視儂行人謂徐公眼似睡然或時張眸精光注射能令人怖出入殿庭擁笏垂紳矩步而規趍其色甚莊其容甚恭其進止雍容甚可觀也雖未嘗斤斤以問學自居而天資近道詩禮飭躬而尤用力於持敬勤獨有而若無貴而愈下宅心靜謐制行貞固世之標學名而必實踐者有不能及也孝友根性在廷翼翼無違行及奉諱哀毀踰制幾不自全事大夫人順志備物愛敬

自然經室藏

藹然暫或離側思慈之深發於容辭觀者感動值忌
茹蔬屢日哭泣感咽一如祖括初日必晨起盥洗謁
廟非甚病未嘗瘵以至奉先追遠事父兄睦親婣皆
孝之推也出而立朝敬事謹法將入侍先期齋潔不
臨人喪差廟享暑不便衣凍必澡浴直藥院自朝至
夜分冠帶危坐不少跛倚論藥外無一閑談話平日
言論常主乎名節而必以忠信勿欺自勉當黨議横
潰之日深惡矯激不肯苟循時趣操心確然人不敢
動家居唯栽花竹蕭然坐其間丹鉛不離於手市井
象胥無一跡門者庭宇闃然過者乃不知為相公家

尤嚴於辭受雖其有名者稍腆則輒却人亦憚公之
為相戒不敢過制公既素性恬忡不樂久居名途晚
欲引范蜀公事告老以上疾積年彌留不敢上請顧
常謂將退之人受常廩無義自辛巳以後並兼司騶
直俾積置官庫不許入門人擬之張氏別藏錢云文
章遒潔縝婉自成一家平著詩文各體四十餘卷藏
于家公諱宗恭字魯望號晚靜堂達城之徐自麗朝
即將開始著譜歷累世至我穆朝判中樞府事贈領
議政忠甫公諱淆實生達城尉諱景霄公之曾大父
也大父諱貞履南原府使贈左贊成父諱文尚兵曹

自然經室藏

叅議贈領議政妣贈貞敬夫人延安李氏吏曹判書
文靖公諱明漢女配貞敬夫人全州李氏僉樞贈副
提學憲女温粹靚穆婦德甚備公沒未數月以毁絀
沒其葬祔公男長命倫文行皆過人不幸早世次命
均左議政次命純佐郎次命彬叅判女長適李秉常
判書次適鄭錫慶生員德壽嘗誌公墓矣今又銘于
碑唯文詞不腆是懼銘曰
古云知臣莫如其君自今而觀允哉斯言公之始相
后有恩批其批維何有炳八字評公一生其孰易是
公之儉德如畏如惕位崇身卑壹是自牧非唯貌恭

其心即然公之雅量如璧如淵莊栗靜謐既貞且固不矯不激有犯奚校公之清操如氷如蘗飫味詩書活訐花竹厨或闕烟眉不見皺公之博識如海如藪包羅今古九流二酉發為文章靚密要妙謹稽聖言獨未及孝惟行之潛容或未徹演為信辭篆茲貞石

右議政東山尹公神道碑銘

德壽少閱古書至評品人物有所謂偉人之目竊不知何如斯可謂之偉人及長省事聞先輩長德異口同辭咸曰東山尹相公今世之偉人也德壽既不及見古人得見今世之偉人斯願足矣以是滋欲一識

自然經室藏

公面而地有貴賤之隔居又南北之殊荏苒之間公
遽沒矣用是為平生恨今公之孫咸興半刺尚喜以
公墓銘見托德壽有數寸之管不銘公將誰銘謹按
公諱趾完字叔麟其先坡平人鼻祖莘達佐麗朝為
壁上功臣官至太師其後侍中璀政堂文學彥頤父
子顯名史載其跡又其後吏曹判書坤佐我太祖太
宗為佐命功臣封坡平君八傳而為戶曹佐郎贈吏
曹判書諱儼公之曾祖也祖諱民獻工曹參議贈左
贊成考諱絳行吏曹判書贈領議政妣東萊鄭氏知
敦寧府事廣成女公生而英偉屹然有巨人志年甫

六七議政公命賦雪月即對曰雪落千山白天高一月明議政公為之嗟異嘗預儀賓遜仁祖極稱賞曰此大器也吾喜為國得人伯舅陽坡公亦言此子非小邦人物雖生大國必做名相丁酉中司馬兩試壬寅擢增廣文科遜隸槐院為副正字被史薦以陽坡公領館事嫌不應講丁未丁議政公憂數瘠骨立猶晝夜伏苫塊以至于葬服闋除兼說書說書遜玉堂南床由博士陞典籍遷弘文館修撰校理疏陳八条仍極論君德闕失會上候違豫疏成而不果上顯廟昇遐肅宗冲年在殯側近宗為世所指目者以代奠

自然經室藏

公面而地有貴賤之隔居又南北之殊荏苒之間公
遽沒矣用是為平生恨今公之孫咸興半刺尚喜以
公墓銘見托德壽有毅寸之管不銘公將誰銘謹按
公諱趾完字叔麟其先坡平人鼻祖莘達佐麗朝為
壁上功臣官至太師其後侍中璀政堂文學彥頤父
子顯名史載其跡又其後吏曹判書坤佐我太祖太
宗為佐命功臣封坡平君八傳而為户曹佐郎贈吏
曹判書諱儼公之曾祖也祖諱民獻工曹叅議贈左
贊成考諱絳行吏曹判書贈領議政妣東萊鄭氏知
敦寧府事廣成女公生而英偉屹然有巨人志年甫

六七議政公命賦雪月即對曰雪落千山白天高一月明議政公為之嗟異嘗預儀賓遜仁祖極稱賞曰此大器也吾喜為國得人伯舅陽坡公亦言此子非小邦人物雖生大國必做名相丁酉中司馬兩試壬寅擢增廣文科遜隸槐院為副正字被史薦以陽坡公領館事嫌不應講丁未丁議政公憂毀瘠骨立猶晝夜伏苫塊以至于葬服闋除兼說書說書遜玉堂南床由博士陞典籍遷弘文館修撰校理疏陳八条仍極論君德闕失會上候違豫疏成而不果上顯廟昇遐肅宗冲年在殯側近宗為世所指目者以代奠

自然經室藏

官給事於內一夜殯殿失火禁中震驚公亟言大臣
請促名揔府兵曹使入衛言雖不行人服其遠慮適
拜持平騎省郎司諫院獻納上初開經筵公以校理
入侍講畢陳時弊曰見今論事者言發罪隨將見顧
名義之士盡逐而患得失之徒恣睢國其如何上怒
適公職明年黜爲仁同府使莅以清簡吏畏民懷告
病適連除寺正司成等職皆不就庚申黨人并斥公
以玉堂見召講析明堂廷中聳聽擢拜慶尚道觀察
使銓部將擬公典翰惜其徑陞鄭公載崇曰名塗歛
跡乃其素志何必強違其守既按事明黜陟振紀綱

貪汚距脫豪猾汗喘寬而不弛嚴而不殘唯利國便民是務是規威信大行頌溢南服內還大司諫時有良役查正之令公以為不一痛爬櫛唯補綴目前終無祛弊之日乃陳疏請亟行户布法俾役之均而廣鑄錢以便納布簽壯丁以備戰卒議格不行識者恨之吳始壽嘗傾吊勑還奏通官張孝禮言有受制強臣之語人多疑始壽欲禍先朝當事人自創而自傳及是覈其事俾燕使質孝禮而不讐乃鞫始壽及諸譯始壽抵賴而諸譯又無為始壽證者大臣金壽恒請用酌處律賜死而兩司以嚴鞫正刑爭之公獨以

自然經室藏

為獄情難明不宜導少主殺大臣乃詣臺引避曰言
根是異國之人證左又象胥之輩必惹日後是非之
端況曾在近君之列者不宜驟加刑訊無寧特貸其
死使沒齒於荒裔栫棘之中在法雖屈不害為聖明
之寛典大臣怒其異議而臺官又交章劾公矣是秋
拜日本通信使連除兵曹叅知户曹叅議壬戌五月
辭朝副使書扶舉行事各有稟請公噤無所言上曰
上使獨無達奚　公即對曰往役職分也行具朝家
之資送甚厚臣將何請唯念館倭之闌出差倭之荐
屆遣艘之漸增既違舊約又貽甚獘請到彼量勢圖

之又舉關繫之重者条陳而退副使書狀歎曰我輩慮所不及公能言之人之愚智可謂相懸既至倭京遇殊俗一以誠信其律身尤嚴厲凡誇大違禮者斥而遠之大佛寺秀吉所剏特宏麗倭導公入公初不知既聞則驚曰秀吉是我百世讐促駕出倭益畏而敬之公欲圖三件事使首譯用訐怵島倭既致國命還至馬島盛其威儀跪諸倭於前責以違越約条皆稱死罪後不敢犯遂刻札立倭館萊府迄今賴之例贈白金其數萬計公留畀馬島以充公木歸奏待倭之失其道曰事之宜許者即許宜拒者守拒斯其可

自然經室藏

也而今乃始靳而終屈倭人見其然也持之以久得
諧乃已可謂失之甚矣用勞陞嘉善階兼備局有司
堂上薦授御營大將兼同知義禁府事副摠管俄拜
禮曹參判以嫌遞特旨擢拜禮曹判書明聖大妃喪
兼殯殿國喪兩都監提調金清城當路用重貨欲探
鄭錦消息公聞而驚曰此舉大誤馬島倭必造偽書
以撓我國矣俄而偽書果至人心沸動至欲北奏清
朝公見清城力言其不足信分析瞭如目見及至上
前反復苦爭曰北奏欲倣壬辰事而事機與前懸殊
無益而生釁臣既知其誤知而不言不忠敢不盡言

仍舉前日以探試見疑者再以證其決不可且曰書
契中印章即我國之造貽者中國人殊縝細倘云此
乃朝鮮所為決是偽成倭書以欺我云爾則何以自
解大臣大悟事得寢清城欵於南邊沿海廣設鎮堡
公又爭以為我國三面際海孰非可憂盡設戍堡國
何能支外寇非虞民恐為憂水陸兵械不為不多有
將則足用何必更加興作論之不已得而後已用敦
匠勞進階正憲拜左參賛兼都揔管旱甚上引接臣
僚問以消弭之策公請疏釋流竄罪大者禁錮有才
能者滌瑕而甄叙又請君臣上下削衣減食罷不急

自然經室藏

之務講救民之策上嘉納又嘗言廢四郡不可復設
統營不可無城閑山与巨濟為統營門户宜置戰艇
使虞侯移駐有急則与舊水營三鎮左右相救實合
制置之方又言御營之海西馬兵最驍健可用而恨
其少添以閑丁滿千而止今所謂别驍衛是也公屢
辭將任三疏八違牌上震怒嚴教斥補慶尚監司再
持嶺節威信益著令行禁止一方風動用都巡察故
事直罷兵使申嚴軍律梟黠校首明年移拜廣州留
守移户曹判書疾甚上遣御醫持藥来救連拜大司
憲知敦寧孽臣躁進者忌公位望之出其右飛語造

謟百計陰中公力求外出出為咸鏡監司留心關防
乃請等城設屯於中嶺以遏虜兵之徑犯咸興又以
朝命巡察茂山及厚州条奏甚晰大意請等城車踰
嶺而不設其門以斬出入之路罷厚州邑治而移其
民廟議并如公言嘗論西北形勢以為西路必先受
禍北路次之何者頃年清皇親自巡視設都白山之
東號曰丐来此其意不能保關內則退去瀋陽不能
保瀋陽則走丐来設計如此據瀋陽則西路必受其
禍走丐来則北路必在窺覘勢有必然者而只冀目
前無事不講綢繆之策其謂國有人乎乃陳疏曰北

自然經室藏

路要害獨有據守茂山嶺閉塞車踰嶺一策居山團
東之兵城磨天而守之吉州端川之兵保城津為信
地可保萬全南兵營所據大失地利亦宜移設於濟
人館控制南北莫過此地上下其議大臣難之有更
詢之命公知言之不見行也引疾不對及戊辰登對
始復申前說比前尤詳上嘉其誠而不能用公以咸
興城可守鑿井脈石以備日後募丁編伍作親兵之
制又教以煑硝之法至今遵行遜拜左參贊出為江
華留守請等城文殊以盡地利以冬至正使遜歸拜
都憲知樞又拜戶曹判書大臣請遜使命以專其任

視事未幾財羨于庫吏戢其奸移兵曹判書數月屢
疏辭遞除平安道觀察使亦辭不赴已巳有廢妃之
舉公在鄉聞之驚痛封章引哲宗事曰宋之昏君猶
知廢后之為失德追悔而歎曰章敦壞我名節以殿
下之明聖日月之更應不踰時如其有悔於後曷若
無過於今以禁令疏阻不入拜漢城判尹兼知義禁
皆辭遞与仲氏議政公同歸田里杖屨相泛於桑梓
畎畝之間甲戌上大悔前事既復中宮位盡黜黨人
首召公為左參贊兼御營大將公脚痺已痼連疏辭
職上優批不許勉使就途進拜議政府右議政兼御

自然經 至藏

營廳司譯院承文院都提調上遣史官諭以休戚與
共之意公連章力辭上復諭公曰藉令卿造朝之後
不出一步地自有裨益之弘多卿或不諒一向邁〻
將使予憂勞而成疾公辭愈懇而上禮益勤必欲起
公而後已既連遣承宣又降別諭曰情地志未孚造朝
漠然言念國事中夜無寐寧欲枉駕而不可得出入
扶掖已有故事卿無困我肩輿就便上来仍特賜肩
輿公奉書感泣力疾進伏城外陳疏待罪上一日而
再遣承旨宣諭公詣闕謝恩上命四宦扶掖公因進
曰聖質銳敏太過理之當然者處分誠快而差失處

多復悔此由涵養不足又誦孔子節用愛民之言曰
治國之要無外於是雖如春秋陵幸凡繫民獘一依
孝廟朝故事申飭減除為宜仍請嚴治康晚泰等罪
使聖德如日月先明無纖毫之翳上皆虛心采納老
黨嗾鄉儒疏攻領相南公南公去而公亦陳疏首實
曰臣與九萬曾有私書往復其微意深慮出於一段
苦心今九萬因此被罔測之罪名苟論臣罪与九萬
等耳自處之道唯當退伏田廬以俟嚴誅而已上連
遣承旨史官使之偕来續遣刑曹判書李秀彦諭意
公不得已承命造朝引情病累陳懇上荅曰維予凉

自然經室藏

德不足有為念自先卿世受厚恩寧忍捨予丐閑不
思盡瘁之大義乎卿德望夙著在家調息与論國政
自有功利之及物此寡昧所以期待於元老者有雹
雷之變公進劄陳戒曰 殿下聰明有餘誠實不足唯
願戒慎不睹加意於謹獨人之易溺易傷莫甚於酒
色自古豪傑之主或不免侵蠱成病苟不節其欲駸
駸入其中則致此非難也竊願惕念于茲上批以丹
忱忠愛深用感嘆又曰事進諫曰舜造恭咒諫者七
人竊聞內入之恭乃至三斗其涉於侈靡不啻恭咒
而諫者寂無一人是羣下不以舜望我 殿下也自孝

廟以來恩賜之馬出於內廐者非近宗儀賓則閱武
時將臣而已是豈窟者醫官所敢冒受而使殿下有
濫施之誚哉曰冬雷陳劄引咎略論已巳黨人被罪
者太多勉以治小人尚緩而請放權大運以恢天地
好生之德時議大哢司諫任元鬲騰章指斥而鄭浩
疏繼蔡公出城陳疏求退甚悉上批有顧瞻廊廟鼎
席一空國事無復可為日夕憂憤無樂為君之教呈
告幾八十度得遞付領敦寧府事將大歸海庄留疏
陳戎始以酒色為憂勉以清心寡慾中以敬事節用
為言戎以傷財害民終以惜人才陳之縷縷千百言

自然經室藏

上奬以憂愛之誠老而彌篤公既退上必欲復致公
前後特諭恩禮曠絶至以古者君之於臣有親臨問
疾之禮但當修明此禮爲教又賜手札曰卿沉凝之
量敦確之操終必有賴於末路之頹俗此予所以必
欲致而後已公涕泣曰人臣得此於君父其敢以一
身疾病爲辭將欲舁致而病遽瀕殆上聞而驚亟命
止其行醫來診病且敎曰問疾人回問其居處房舍
齟齬衣衾凉薄位至三司無異寒士真可謂宰相值
此折綿之寒益增軫念之懷柴炭別爲從優輸送以
表予意公不受祿上不強其意特用周急之義別賜

米豆後又用惠養之典令所在官月致米豆在外大臣之有月廩自公始戊寅上以良役軍制變通詢于公公對以疏曰我國良役已成痼弊戶布之外無策可救保國安民唯此一著至於軍制則莫若混合三軍門軍兵器械分而二之以爲左右營使相維制如漢之南北唐之左右軍遂備陳六利勉以斷行勿疑甲申以年滿七十入耆社乙酉上有傳禪之意公陳疏請寢其終曰若令世子問寢視膳之餘聽覽政事大則從容稟定小則詢問裁決聖躬享頤養之福庶務無廢弛之憂況殿下隨事指敎大有進益世子明

自然經室藏

習之效又何可勝言禪以大位震動四方非唯不當
為亦不必為也辛卯朝家又以北漢洪福等城便否
問於公公對曰今之議者以等北漢為保守都城之
計此甚不然欲守都城則北漢不可等若等北漢則
都城不可守備論其所以然之故又曰固守都城為
上計移蹕南漢為中計別營他所為下計丁酉七月
上屏左右獨召李相灝命議易樹公久病在綿綴中
自奮于床曰此吾死所也古人有尸諫者況吾縷息
猶未絕乎遂擔舁至京叩閤封章曰老臣不死乃聞
此報心膽戰掉直欲碎首丹墀而不可得也念我春

宮既失明陵顧復之慈緒遭辛巳震剥之境顧其依
仰覆燾只在我殿下設令有纖微過差必蒙聖慈涵
容導迪於朝晝燕侍之際不宜示以不豫之色令忽
遽形於辭旨臣不敢知何以致此至於獨對之舉未
免上下交失殿下安可以相國為私人大臣亦何可
以具瞻之位為人主私臣宜其中外驚感國言諠譁
又引李泌事反覆言之上震怒賜批切責至謂之傾
軋公即出城待命及歸留疏復申餘蘊曰臣刀鋸鼎
鑊且不敢避一時嚴教顧安敢憚獨其痛恨者臣之
所陳宗社至計而殿下畧不省納乃反疑臣窃恐殿

自然經室藏

下此心終為已國之根抵終願殿下舍置萬念唯以
安固國本為第一義上愈怒譙責比前加嚴公雖狼
狽而歸上亦終不為廢立之事公乃曰國之無事實
由聖明悔悟當初妄言是吾過慮遂深自引罪不敢
以恒人自處至於月廩亦辭不受公病情危惙累朔
忽一日謂諸孫曰吾將逝矣身負罪戾心事未暴而
宗社之憂猶深吾目殆難瞑乎告終于東山之德遺
堂戊戌閏八月六日也春秋八十四訃聞輟朝三日
賜尚方題湊吊祭如例始葬安山檟火谷先壠後乙
巳移葬于松京五冠山靈通寺之北負壬之原有司

贈謚曰忠正配享肅廟〻庭鄉人亦立祠所居里公身長八尺餘耳白掌紅赦如洪鍾目光爍〻射人天性凝重沉弘如深山鉅谷龍庸變化一見可知為磊落不常之人而又清高峻潔廓然無慾凡世間殺利紛華皆無足以動其中惟於忠義大節守之確而信之萬禍福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挺〻特立雖在人主之前未嘗絲髮屈撓而變其所守存諸中者既如是也故發乎外者卓犖俊偉事君則孤忠自仗直道而行守郡則拓麾不動賁育莫奪忘身徇國夷險不渝宜文宜武可相可將世數當大難辦大事可以托六

自然經室藏

尺寄百里者又孰捨公而先他人哉嘗戒子孫曰誠信不窮權數必敗服膺斯言造次勿背出可以事君入可以事親又曰明不可自用〻明則近苛嬈嚴不可專尚〻嚴則致乖阻遇下至息待人必恕每誦司馬公之不妄語曰吾平生惟此一轉語受用不盡氣貌雖方嚴而待人接物溫然和易及其當官莅事則雷厲風飛神威溢出人莫敢仰視身都將相而家無甔石之資弊袍緼袍內外蕭然客至乃無應門之童在北營嘗開坐宣化堂忽暴雨迅雷〻火轟〻滚跳於庭三進三退而終不能上階吏卒列侍者皆辟易

失色公凝坐不瞬神色自若北人至今傳其事聰明
絶人少時所閱書晚猶能誦手未嘗一日釋卷尤喜
者網目爲詩意致高遠屬文不起草辭理通暢尤長
於劄疏有遺稿畧千卷藏于家夫人密陽朴氏孝子
成均進士贈司憲府掌令天球女持身莊敬御家節
儉公每言使吾不以家事累心者繄夫人是賴卒於
己卯六月葬祔公墓舉四男二女男長寀水運判官
次宰出爲伯父持平公後次㝡冠而夭次憲早沒女
長適榮川郡守朴鐸次適甑山縣令李宜振孫曾凡
若干人德壽猥不自讓謹記公事行之可爲後世考

自然經室藏

法者以為序而系以銘曰

天眷聖朝萬生蓋臣修幹瑰貌嶷嶷出倫霜嚴玉潔嶽峙淵渟忠君愍俗眉為屢嚬謠騰南擢化洽北巡議獄持平有屋其嗔日南銜命頑狡就馴廟筭未宜廷辯售唇靡公長憲邦憂其殿為將幾時相府峻峋公辭益懇后眷彌勤須公施設醫國穌民孰為讒夫其啀狺〻一僮一馬歸臥海濱病緣明主夢繞楓宸漢儲將揺期〻無人遐通震驚泣涕其紛公奮于床吾捐吾身血疏吁閽天愁鬼呻荃雖頻怒公忠則伸忠留史冊氣返秋旻五冠之原靈通是隣降魄攸藏

既固既安有屹峙銘百世靡刋

大司憲李公神道碑銘

公諱真淳字子厚完山人也以定宗大王第十子德泉君厚生為始祖以戶曹判書贈領議政孝敏公諱景稷為曾祖以贈吏曹參判諱後英為祖以忠清道觀察使贈吏曹參判諱德成為考以禮賓寺正洪公錫龜為外祖公生而端粹始就學日必早起讀書有常處戊子登司馬壬辰除章陵參奉轉掌苑署奉事義盈庫直長陞通禮院引儀司憲府監察移刑曹佐郎敏獄明慎迓中稱平遷工曹正郎長秋官者啓留

自然經室藏

之仍陞正郎戊戌出為信川郡守莅事勤束吏嚴逾
年而積弊如失檢田吏視賂多少以出入实實公就
每里擇民勤良者任以田政而明其科条吏不得措
手浮漏結甚多隣多鈌守公嘗兼四五邑牒訴堆案
剖決如流執政為一道最壬寅擢庭試文科拜司諫
院正言陞献納遞拜侍講院輔德被選知製教兼實
錄郎與修 肅廟實錄承命試士関西歸連拜司諫執
義廉問湖南右道罷守宰尤無良者宮差之作孥戾
右之僭制捕治不少貸歷司僕寺掌樂院正成均館
司成壬辰由執義擢拜右副承旨轉左副遞拜禮曹

叅議移左承旨乞養爲定州牧使公前後屢處臺閣其持論不乖不激唯當叅討逆之啓及乙巳黨人請鞫其時諸臺上命并遠竄公得西關之甫川翌年大夫人病重大臣爲言於上特命給暇歸省既遭艱葬而後還配又翌年見宥拜掌隷院判決事移左承旨承命寫孝章世子梓宮進階嘉善始先朝設良役廳以公爲郎公備加講究節目甚該至是具疏以進其畧曰見今生民之急祇由二疋之征宜減其半以紓其力西北固已行之矣六道所管及各司軍門征二疋者爲四十五萬九千六百八十九名并減其半役而

自然經室藏

除京外流来浮費罷諸謬例當罷者移補所減之代則所不足者不過九萬餘疋禁衛御營創自中世番軍五百無大益於國而民之受害為鉅苟罷一營九萬餘疋元數中除官保四萬餘人當代只五萬餘疋若用所罷番軍并資保官保七萬七千四百人補其缺尚餘二萬五千餘疋所罷軍令所在邑作隊練習以備國家不時之名而馬軍八百則作五哨并標下京軍七百餘名移屬他營以所餘布給養為便又言六道田摠為一百二十四萬五千餘結而雜頃常為五十萬結苟嚴其法守令之責結私給灾及民吏欺

窃實結者皆抵重辟各宮免稅一定其處以絶幻弄則五十萬結雖不盡推猶可得十五六萬結藉令得十萬結以輕例收之可作布三十萬疋如此國用裕足不但補結而已又言巡營兵營軍及水陸軍宜各從其所居便近而換置束伍宜抄為三分二分壯健者為兵而一分老弱為保如水軍合保以補其器械則兵有精強之實野有留農之民後又疏言生民之不見恤專由經用不足經用不足由於耗財多門以兵書言之一年納布為三千二百九十餘同應用二千五百四十餘同而從前堇支繕用竟無贏餘留積

自然經室藏

此其故可知也外方吏納布者積布該吏家以文書受題判官而受印內曹布未嘗入庫而受題真偽又不可知但見該吏暴〻而富今宜別置一印於判書待郎官報布入庫然後判書施印以逐年用餘移貯別庫諸有錢布衙門并用此法國用有裕則字恤之政可以周遍公之所論要皆可行而廟堂竟無採用之實識者恨之拜刑曹叅判大司諫遞拜都承旨又遞拜漢城左右尹兼副摠管同義禁備局堂上移兵曹叅判庚戌上將幸寧陵群臣諫不聽公以敬慎進軍鞾上怒特遞公職由禮曹叅判出為江原道觀察

使以鐵嶺為北路要衝請設獨鎮以壯閑防以沿海諸鎮多疎虞請加設施以備緩急請蠲供獻之非土產者請減折受之在道內者并不報大水海溢民多流死公多備賑資授列邑救荒之策及遼原人鑄鐵為碑以寓去思拜禮曹叅判奉審北路諸陵還言灾荒之條請區處流民俾不為盜出為長湍府使一切裁損皆歸賑民穀餘於庾施及後人民曰我之不飢死繄李侯之賜也薦拜江華留守臺臣言公資望尚淺上疑之以問諸臣皆言公聲績茂著資望非所論然猶遞公職以伸臺言差監賑堂上日親見飢民上

自然經室藏

下其粥食病則藥以療之上使人覘得其實對公亟加褒勞嘗晝講〻七情公進曰人君之愛〻民為大殿下既知身布之重有意減役後乃置而不講是愛民無終始也殿下深惡貪贓黨伐而其所施罪多偏於孤弱是惡之用有未均也貸之內入有司不敢違抵受防塞輒示未安之意是慾也向曰宗臣事威怒太遠其終乃有方寸已傷之教若殿下正心修德使天君恭然豈至於是此四者恐無以表準群下上歎其所論之切實乙卯公曰事復陳民役偏重之獘上曰減役雖未易嘉卿勤〻若是近日朝廷無如卿者然

上終無裁省意公亦不復言良役事矣出為京畿觀察使上諭以畿輔儲蓄空虛宜留心經紀公退而區畫使積貯足備兵荒上賜別諭曰卿體國之誠為民之慮予深嘉之適付西樞兼承文院掌苑署提調拜工曹叅判移大司憲告病遞出為全羅道觀察使上召見勉之曰湖南一民有不活卿無見我之面既到任疗生於足猶措置賑事甚悉判官進伎戲鄭忘其疼公却之曰吾受重任病猝衄不能理事何心為樂戊午九月十三日卒于凝清閣享年六十一上聞公沒遣校理南恭良暗行察湖南民事恭良還言公竭

自然經室藏

誠賑政惠澤已及民及卒愚民婦孺無不流涕言前
監司若在吾屬不飢死承宣之臣繼言其辭陛出至
政院道聖諭至於流涕聞其病中諄諄皆國憂卒逝
日猶手署狀啓其爲民之勤如此上爲之惻然遣官
吊祭致賻其十一月權厝于坡州分水院庚申四月
移窆于長湍西道葛峴子坐之原公爲人孝謹慈詳
歛氣味聲溫溫自將事父母能不有其身李觀察公
久病至便溷須人以晝夜其側不以爲疲俸祿之入
悉分兄弟與人交淡而有常平生無世所謂別交及
始相親而終絶者有少時同研友嘗叅公鞫問之啓

公待之如初爲治精密濟以不撓所至蓄積充溢一以撙節致之不爲料理奇羨之事信川民不堪五父子身布自剄不殊公聞之大驚客曰小人恐動官長乃爲此舉公愀然曰使小民爲此是誰之過昇致官庭資食與藥仍授狀營門深自引咎監司錄其狀上聞上爲減六邑一年軍布之半良役廳文書山積公心究手筭夜以繼日閱五六年始成冊子每歎曰折國半賦以潤奸胥囊橐經用竭而民生窮天下寧有是哉吾說若行不過捐謬例浮費塞奸蠹之穴而民國俱足何憚而顧不爲也屢處詞訟之地絕不以干

托擾法決疑蔡奸如刃破竹猾吏斂手不敢售其私
全州富豪聞公按道盡藏其子母錢已散者減其息
侈衣服者不敢翺翔於街路以公御史時於此輩用
法獨嚴故也平居氣度安靜雖大事役在前意愈泛
容其在政院上將有大進退疏啓之搆辱朝臣者日
積於前公徐取覽之言笑自若然見世變日甚墨墨
自守不以平素秉執与時推移雖處心退然不與物
競所在謹慎守法自遠於諂議云為文章於疏判指
陳利害明白纖悉筆法精妍深得家庭之傳配貞夫
人平山申氏延安府使瓊女舉一男一女男匡說進

士生三男女適徐懋修生二男公兄弟三人皆賢有文行余得与之遊伯季二公不幸早世唯公年位稍高而卒亦不能究其用於世重可悲也其銘曰

古之制兵惟耕与戰誰生厲階朋斯衆怨衆怨猶可國其將殄凡今之人有目皆見環視不救謂策無善公惟奮筆晳〻其辯龜數燭照條厥方便空言無施識者唯恨惟茲所論即公一臠聲色不露採術精鍊隨其所處獘易壞繕發惸安輯豪猾汗喘不盡翰飛士女同泣葛峴有原惟陽之面刻銘為識陵淵或变

慶尚左道節度使閔公神道碑銘

自然經室藏

公姓閔氏諱昌基字盛仲其先驪興人其著于譜自
高麗尚衣奉御稱道始文景公令謨定懿公公珪連
為大官遂為東方名族至公曾祖諱震益武舉北兵
使祖諱昇全羅兵馬節度使考諱師魯贈戶曹參判
妣贈貞夫人全州李氏贈吏曹參判諱後英女孝敏
公諱景稷之孫也公五歲而失母內舅觀察使李公
德成取育于家沉重寡言有識慮長者嘗試以溫公
破甕事為問對之如其事及長方面大耳瞻顧有威
嘗從李敬菴行恭受小學終日危坐未嘗跛倚夜則
枕匏假寐而已冬月作糜既氷而後啜其刻苦如此

或有言於訓將某舊將家子氣度過人不可使老於
儒冠訓將三起公而叅判公亦勸之公之捨文就武
於是乎始然其操心飭行猶前日同儕不敢與之狎
而士友莫不悲公之志戊子登式年科旋遭叅判公
憂服除差脩局郎壬辰除武兼宣傳官移訓鍊院主
簿都揔府都事出監咸平縣值歲飢賑救有方民免
流亡丈豪觸公法得罪者謗公於御史目是就拿事
既白公不肯再赴坐罷丙申遭繼妣喪既闋除司憲
府監察每押祭班糾察甚嚴獻官以下莫不畏憚移
訓鍊院僉正都揔府經歷宣傳官不就出為黃海兵

馬虞侯董等州城用勞陞折衝階除安東營將盜不敢近境內還禁軍將出為安岳郡守以前倅仍任不赴復由禁軍將除昌城防禦使嚴邊禁謹封守威行而民知畏法病遞因臺啓仍任翌年夏始解歸自訓局千揔出為驪州牧使用法先大姓逋租盡輸甲辰拜全羅左水使嚴紀律有不事ミ繩以法雖巨州勢倅不之饒及水操旌旗樓櫓赫然動色以申明松禁不悅者誣以濫刑罷歸間差訓局御營千揔丁未拜慶尚左兵使明年逆變起右道公傳令列鎮整兵調糧以待不時徵發又以忠州居湖海之衝而鎮營孤

立慮為賊所掩乃飛檄營將請首尾齊發以赴國家之急辭意慷慨牧使金公在魯讀之嗟嘆亟黨流言都下謂公已為賊所害朝廷遽以元帥揆代之公方坐牙治兵而新兵使奄至境一營洶洶莫知其故公神色不少變以忠義勉軍吏曰朝廷擇賢帥代余若等死國之心寧以前後有間於是軍心始定或有感激出涕者至京即差禁衛別將公辭曰吾在南聞無故見代是吾不足任重寄也豈可復語兵事李咸恩森遺書勸赴且傳上教公感激出仕夏為湖南賊朴義龜所誣告至被逮及義龜自承其誣即日見釋公

自然經室藏

既屢經患難見世道危險舉家歸公州田舍扁其堂
曰修初讀大學置筭為課時杖屨逍遥巖壑之間與
世相忘者久之豐原趙公顯命巡察嶺南澣公亂時
所為檄牒大加歎異即自舉為中軍豐陵相又言於
廟堂曰久棄此人吾輩之過也自登對備陳公事上
嘉歎久之亟命錄用遂差扈衛別將移禁軍將癸丑
除慶尚右兵使及陛辭上引見公將有所言輒嗚咽
不成聲上顧左右曰彼有積冤在心故如此公仍言
兵使既管軍政而由其權輕各邑歲抄不復及時報
營軍額疎闕職此之由自今守令慢於軍政者請自

兵營棍治上善之俾作定式嶺右新去亂又有掛書之變公鉤得劇賊郭處雄械送京師誅之營在晋州多土豪軍餉米二萬餘石盡入其家官擁虛簿公捕其中尤強梗者治以重法於是軍餉悉充如故巨府有不恪於軍政考罷之臺臣李壽海疏論公濫殺遂被囚公之在官實無一人斃於刑杖者臺疏所云謗者之效也嘗以宣傳官試射禁苑上命公前曰近来武帥皆抛弓矢觀爾射法獨能不廢賜弓矢以奬之冬進階嘉善為禁軍別將上御春塘臺召諸大將及公宣醞稱之為五大將以寵異之禁軍馬例不得遠

自然經室藏

出而多不遵法公申嚴舊例犯者重棍終公在職禁
軍馬不敢越郊外一步乙卯除春川府使未幾臺啓
復提南閫事為言上斥其支離既遞上念公特令備
局銓曹調用差能馬兒堂上御營別將遞拜都摠府
副摠管連除宣川江界府使皆以臺評不赴丁巳自
禁衛別將出為伊川府使上引見曰今用未擬差遣
無負委寄之意伊川有巨盜朝廷以為憂公威聲素
著奸宄屏跡道臣褒政績以聞峽俗貿〻鄉校不配
十哲而棟宇傾圮公以修以配擇士之秀者立師而
教之移拜公洪水使臺啓隨蒙上雅重公數者愈多

而愈不信庚申拜黃海水使上引見曰何衰白至此
喫苦風霜而然欣為嗟惜久之舊事每水操守令皆
執將校事而辛厭避不冐赴公先期申飭及操安岳
等三守令果不至公馳啓請依法決棍上善之而廟
堂執不許被叅削職以壬戌四月十一日告終于洽
井洞春秋六十五其六月葬于富平玉毛洞坐亥之
原泛先兆也弔祭致賻并如例公有至行其事叅判
公愛敬備至叅判公每語人吾兒資性正直吾對之
亦不能不自修檢嘗以事諫叅判公不見納雪夜免
冠伏中庭達晨淚泣叅判公為泛其言居喪執禮甚

自然經室藏

巖夫人不敢見面女弟遘癘舉家出避而獨守護不去竟得全尤謹祭祀年既老猶不廢澡浴窮族必恤而婚嫁慾時者助其資裝嘗言舅氏於我有教育恩吾以報父母者報之以是待外黨恩意甚篤當官不擇燥濕事有可為勇往不顧禍福所至必先治土豪大猾其有交通勢位人不敢何問者皆痛繩以法所莅吏民不寒而慄然及其禮接儒士拊循親舊開心輸情和氣藹如也謗者每謂公過用刑杖公歎曰為將之道威克厥愛乃克有濟懦以御衆鮮不敗矣豊原嘗巡視江邉見列鎮全無紀律喑曰使閔某在此

間邉事當不如此持身如儒素冠帶必敕書卷不離於前教子孫必以勤學力行為主曰如此不失令名若夫科業即餘事耳每誦韓魏公之言曰窮達禍福自有定分枉道而求徒喪所守位閫帥數十年厩無良馬食不兼味居第湫隘而一閭不增於舊罷官而歸家人多食粥晚被恩顧之隆常感激流涕有殺身報國之心而動輒牴牾未嘗終一年安於官公固以為恨而知公者亦為公恨配貞夫人晉州郴氏同知中樞府事星一之女育三男二女男長鈺有高才邃學為士友所重不幸先公一年沒次鐸次鎗女長適

自然經室藏

進士李宅輔次適李重馥鈺初娶李鳳采女生一男二女男深女長適李發源次幼後娶黃相女鐸娶趙恭成女生三女長適崔義林餘幼鎖初娶朴弼良女後娶沈孔俊女生一男幼李宅輔一男錫厚李重馥一男幼側室有一女未行公之赴昌城也歷辭於余款語移晷余知其非凡品人物及後屢見而益知前所未知者則尤爲之傾心嘗謂使國家有急當一面杖忠義爲三軍唱者公必其人也及聞公沒爲之痛惜久而不已夫以公之賢使就其學不爲介冑所縻必將爲世大儒焯有聲光不然而隨其所居俾展施

其所蘊亦必隱然為國家長城而乃文法吏操寸管議其短長使不得究其用於世每念之直使人氣結而不能解也既序公行治之大畧而又為銘曰

古之為將不貴穿札春秋元凱詩禮郤穀懿茲閔公前武允迪一部小學是誦是行圓枕警睡凍糜充腸推其躬得為國干城秉鉞登壇指顧風生旗纛變彩紀律孔明謗騰中山載鬼滿車上為不聞恩顧如初屢起屢躓竟閼厥施精忠炯炯沒有餘悲公有令子士友攸宗亦不克壽坳也先公天理回次厥故孰詰峙銘告後樵牧尚遏

自然經室藏